

普通话和湘语“连”的语法化研究^①

伍莹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连”的本义“负车”是动词，先秦时“连”由动词的引申义“连接”发展为表“连续”的方式副词，至此，“连”有两个常用意义，一是动词表“连接”，二是副词表“连续”。随后这两个意义的“连”沿着各自不同的轨迹虚化，分别形成了普通话助词“连”和湘语语气副词“连”。

【关键词】：湘语；普通话；“连”；语法化

【中图分类号】：H1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7)04-0161-05

湘语“连”有种特殊的用法，可作语气副词，通常用在否定句中，起加强否定语气的作用，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一点也、压根儿、根本”。如“其连不懂道理(他一点道理都不懂)”，湖南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有这种用法(如长沙、益阳、岳阳、常德、娄底、邵阳等地)，语气副词“连”后接否定副词“不、冇(得)[没有]”。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把含有语气副词“连”的句式一律称为“连不”句式。本文以湘语娄邵片的邵阳方言为研究对象。

由于普通话“连……都”句式和湘语“连不”句式在语义上较为接近，学界普遍认为“连不”句式是“连……都”句式的地域变体，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罗耀华(2002)指出“普通话中的‘连一点事也不做’在湖南长沙话和湖南衡阳话中则采取‘连不做一点事’的说法”^[1]。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句式。本文将通过研究“连”的语法化过程来论证这两种句式的迥异。

本文将“连……都”句式中“连”界定为标记焦点的助词。有关助词“连”的语法化，很多学者都探讨过。而湘语语气副词“连”的语法化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连”整个语法化过程，着重研究湘语语气副词“连”的语法化。

1 助词“连”和语气副词“连”语法化的分界点

《说文解字》：“连，负车也。”段玉裁注：“人挽车而行，车在后如负也。……人与车相属不绝，故引申为连属字”，后来“连”引申为表“连接”义的动词，是“连”早期最基本的用法。

1.1 “连”+具体名词

最初，动词“连”后紧跟能够被感知的具体名词。如：

¹ ①收稿日期：2016-04-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40113)

作者简介：伍莹(1978-)，女，湖南邵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1)而与南郭子连墙二十年，不上谒请。(《列子·仲尼》)

(2)西湖西亦连太湖。(《史记·夏本纪》)

“连”后接的宾语“墙”“太湖”是具体可感知的名词。

1.2 语义的泛化

随着动词“连”使用频率的增加，词义逐渐泛化，其后的宾语由原来具体的事物变为抽象的事物。如：

(3)啾啾连声。(《西厢记杂剧》)

(4)沈沈浚浚，蒲伏连延。(《文选·枚乘·七发》)

“声音”是一种不可触摸的抽象事物，比起前例的“墙”“太湖”等具体名词要抽象得多；“延”表达的是一种辽阔无垠的空间概念。

1.3 方式副词“连”的形成

刘坚(1995)指出：“就多数情况而言，词汇的虚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改变而诱发的。”^[2]早期“连”是动词，用来连接两个名词，“连”在句中充当主要动词。随着“连”词义的泛化和句法位置的改变，“连”动词性逐渐减弱，退居为次要动词。在此过程中，连动句的出现是导致“连”进一步虚化的主要原因。

秦两汉时期，“连”出现了连动用法，即V+V+(O)格式。这时“连”的词性处于游离状态，既可以理解为动词，也可以理解为副词修饰动词，表示动作持续的状态。如：

(5)今狂狡之虏或妄自称亡汉将军，或称成帝子子舆，至犯夷灭，连未止者，此圣恩不蚤绝其萌芽故也。(《汉书·王莽传》)

(6)时贼徐，异卿等，万余人据富平，连攻之不下，唯云：“愿降司徒伏公。”(《后汉书·伏湛传》)

唐宋时期，“连”的连动用法大量涌现，方式副词的用法渐渐固定下来。如：

(7)曲尽连敲三四下，恐惊珠泪落金盘。(《樊川文集·方响》)

(8)连战数日，胜负未分。(《封神演义》)

(9)连打数棒。(《五灯会元》)

由于V+V+(O)格式使用频繁，“连”的动词性逐渐减弱，成为次要动词；词义逐渐抽象化、虚化，语法功能也随之改变，这样导致了方式副词“连”的产生。方式副词“连”最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产生。

至此，“连”产生了两个基本义：一是作动词表“连接”，二是作副词表“连续”。这两个常用义项各自延伸出了两个词义系统：动词“连接”义系统和副词“连续”义系统。“连”就是从这里沿着不同的轨迹虚化，分别产生了助词“连”和语气副词“连”。助词“连”以动词“连接”义为虚化起点，而语气副词“连”以副词“连续”义为虚化起点。由于以不同的词义为演化起点并按各自不同的虚化轨迹语法化，结果演变成了具有不同词性的词。

2 助词“连”的语法化

随着“连”的动词性逐渐减弱，语义逐渐泛化，南北朝时期出现了V+O+V格式，表“连带，连同”义。如：

(10)又云，偿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世说新语·政事》）

(11)萤光连烛动，月影带河流。（张正见·《和衡阳王秋夜诗》）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连”还多少带有动词性的话，那么到了宋代，随着“连”前面名词脱落或隐含于深层，“连”逐渐变成了纯粹的介词。

(12)一面取来，将皮袄包了，连大姐皮袄都交付与玳安、琴童。（《金瓶梅》第46回）

(13)倘若推脱，（把这些人）连那鸽子都与我锁了，墩在门房儿里。（《金瓶梅》第58回）

(14)衣茶时久便洗去面，垢随面去，久住则连肉烂了。（苏轼《物类相感志，宝颜堂秘笈》）

例(12)“连”处于动介之间，例(13)、(14)“连”已转化为介词，有“包括”义。此时有些“连”已开始表现出了“强调”义，如例(14)。

随着前项隐含的“连”字格式一再重复出现，“连”前隐含成分逐渐模糊乃至消失，先前“连”后的成分通常是具体名词，后来“连”可以接动词、形容词和其他的短语等成分，这样“连”由介词转化为标记焦点的助词。“连”常与副词“也、都”相呼应，组成“连……也/都”格式，共同表示强调义。如：

(15)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朱子语类》）

(16)那婆子见女儿不吃酒，心中不悦；才见女儿回心吃酒，欢喜道：“若是今晚兜得住，那人连恨都忘了。”（《水浒传》第19回）

例(15)“连”接的是动词，例(16)“连”接的是形容词。“连”前面的隐含成分已经消失，“连”后面的成分是说话人所强调的焦点部分。

助词“连”大约在宋代就已经形成。由于语言不断向前发展，现在“连……都”结构中，“连”后面的

成分不再局限于名词、动词、形容词，还可以是代词、介词短语等。

3 语气副词“连”的语法化

祁阳方言副词“连”有两个义项:一是表“连续”义的方式副词;二是起加强语气作用的语气副词。语气副词广泛用于否定句,也可用于少数肯定句。祁阳方言方式副词“连”和普通话方式副词“连”用法相同,都由动词“连”虚化而来。而语气副词“连”的语法化过程尚未明确。探索语气副词“连”的语法化,有助于深入了解“连”的有关句式。

邵敬敏曾提出副词研究中要区分副词的基本语法意义和派生语法意义,并找出其内在联系^[3]。我们认为方式副词“连”的语法意义是基本意义,而语气副词“连”的语法意义则是派生意义,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语气副词“连”是方式副词“连”再虚化的结果。张谊生(2000)探讨了与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认为与副词相关的虚化现象实际应该包括三个阶段:A. 名动形实词向副词的转化;B. 副词内部由略虚向较虚的变化;C. 副词向更虚的词类,譬如连词、语气词的转变^[4]⁴⁶。前面已对A阶段进行了分析,本节对B阶段进行研究。

3.1 方式副词“连”引申的词义系统

“连”由“连续”义引申为“围绕、萦绕”义。如:

(17)江树连官舍,山云到卧床。(岑参《送柳录事赴梁州》)

(18)招提凭高冈,疏散连草莽。(杜甫《太平寺泉眼》)

“连官舍”指萦绕官舍,“连草莽”谓围绕于林木草丛间。

再由“围绕、萦绕”义引申为“满、遍、布满、充满”义。如:

(19)连天凝黛色,百里遥青冥。(王维《华岳》)

(20)野畦连蛭蚓,江槛俯鸳鸯。(杜甫《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两首》)

再由“连”的“布满”义引申为“整个、全部”义。

(21)易得连宵醉,千缸石冻春。(郑谷一《赠富平李宰》)

(22)正值连宵酒未醒,不宜此际兼微雨。(含偓《南浦》)

“连宵”指的是“整个晚上”的意思。

虽然上述例句中“连”的意义各自稍有不同,但都是由“连续”义通过链条型的引申模式发展而来的,各引申义之间隐含同一意义,即“满、全、整个”义。

3.2 主观化

R. W. Langacker(1990)认为语法化要涉及主观化,语法化和主观化主要来自语用推理而不是隐喻^[5]。“主观化”被定义为:将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从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对语句表达的客观情景,说话人作为感知的主体,对其中某一实体的“识解”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因为它已成为知觉主体的一部分。

在祁阳方言中表示“满、全、整个”义的“连”继续虚化，“连”后面接的成分越来越抽象。起初，“连”后面带一些心理动词，主语不再是无生命的事物而是有生命的事物，一般用人作主语。“连”后面的成分由名词变成了心理动词，经历的是一个主观化的过程。如：

(23)野畦连蛺蝶，江檻俯鴛鴦。(杜甫《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两首》)

(24)我连想吃饭了(我很想吃饭了)。

例(23)是对野畦中布满蛺蝶的客观描述，是野畦在空间上的占有，蛺蝶是布满的实施者。例(24)中并不是对“我”脑海里在空间上布满了“吃饭”想法的客观描述，而是说话人主观想像脑海里充满了“吃饭”的想法，这是概念从具体的“空间”认知域投射到抽象的“心理”认知域的过程，经历的是一个主观化的过程。例(24)中的“连”带有主观性，“我”是句子的主语，在“我”的想像中“脑海”充满了想法，“我”是主观化所指的言者主语，因此 Langacker 定义的“主观性”还包括说话人对情景的“心理扫描”。实际上，此时的“连”已经开始虚化为一个副词，只是还保留了原来的语义痕迹。祁阳方言中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如：我连恨呱呱咯心了。/其连要走了。/我连火起来咯了。

在这个阶段，“连”还带有“布满、充满”义的痕迹。如：“我连想吃饭了”可以理解为：“我脑子里充满了吃饭的想法”就是“很想吃饭了”；“我连恨呱呱咯心了”可以理解为：“我心里对他充满了许多怨恨”也就是“很恨他”。这时的“连”在语义上具有“程度”的意义，但同时又表示“强调”的语气。

E. C. Traugott (1995) 认为主观化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主观化和语法化一样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强调说话人的语用推理过程。语用推理的反复运用和最终凝固化，结果就形成主观性表达成分^{[6] 31-54}。祁阳方言中语气副词“连”的主观化也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肯定句中的“连”是“连”进一步主观化的过渡阶段，在表示语气的同时还残留着原始义“满、全”的痕迹，还有一定的客观语义。肯定句中“连”后面的成分只有一些心理动词，如上述例子中的“想、要、恨”等。我们认为“连”的主观化首先是发生于心理动词，然后再扩展到其他谓词。这一演变是由于动作和结果越来越不依赖于动词本身的词义，而是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的判断。心理动词与其他动词的区别在于心理动词能够表示一种心理状态，而且都是非自主、非可控的动词，心理动词的这种特点与“连”表示的“充满、萦绕”语义相符合，所以他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这是祁阳方言中一些心理动词能用于肯定“连”字句，而其他动词不能用于肯定“连”字句的原因。

“连想、连要”还可以用于否定句中，而像“恨、火”等动词，因为处于语义的最大量，所以一般不用于否定句。这时，尽管“连”呈现出了一定的主观情态义，但还是保留了“充满、布满”的意思。如：

(25)我连不想吃饭(我根本不想吃饭)。

(26)我连不要你教，自家晓得做(我根本不要你教，自己知道做)。

随着“连”这种用法使用频率的逐渐增加，“连”后面的动词不再只局限于“想、要”等心理动词，一般的心理动词也可用于这种结构。如：

(27)我连不喜欢其(我根本不喜欢他)。

(28)其连不怕老师(他根本不怕老师)。

(29) 其连不爱读书(他根本不爱读书)。

随着否定句中“连”的频繁使用，“连”的“满、全”义开始逐渐脱落，句子的意义越来越不依赖“连”字本身的意义而是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的主观信念和态度，主观性的情态功能相应地得到了加强，于是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连”也就渐渐形成了。这时“连”后面不仅能接其他的动作动词也能接形容词，渐渐就形成了现在祁阳方言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语气副词“连”。

经调查发现，在祁阳方言中，语气副词“连”用在否定句中比用在肯定句中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在整个湘语地区，只有在祁阳方言中，语气副词“连”能用在一些肯定句中，其他的湘方言语气副词“连”已不能用于肯定句，只能用于否定句，这就说明否定句是语气副词“连”经常使用的语法环境。如果说否定句是“连”进一步主观化的句法环境，那么引起“连”的主观化的触发机制是什么？我们认为就是表述过程中的“移情(empathy)”。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表达一个客观现象时，一般总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评价和情感。这种主观性通常是包含在客观表述里面的，但是说话人为了突出或强调某种感情或者为了满足语用需要时，其隐含的主观性因素就会被凸显出来。而语气副词“连”的主观化之所以大多发生在否定结构前，是因为比起肯定式来，否定式更能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因为否定结构通常就是信息焦点所在，也是表述重点所在，所以主观化强化最有可能发生在否定结构前面。

总之，导致“连”主观情态化的动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从语义来看，是“连”的语义的泛化，后面可以接心理动词，然后波及到其他动词；从表达功用来看，是主观性的加强，说话人在对客观的事实进行否定时，总会带有或多或少的主观评价色彩，于是随着语义的进一步泛化，语气副词“连”就在否定环境中正式形成了。

4 普通话和方言中其他语气副词演变的特点

现代汉语中的语气副词如：都、并；近代汉语中的语气副词如：通，都以“整个、满”义为演变的语义基础，都从总括副词演变而来，而且在主观化机制的作用下进一步虚化^{[7] 153}。

祁阳方言中除了语气副词“连”外，还有其他两个意义和用法一样的语气副词“圌、全”。但是它们的分布区域各异，“连”分布在祁阳县的中部地区，如：文明铺；“圌”分布在北部地区；“全”分布在南部地区，如：肖家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北、中、南的连续分布。

“圌”(luan11)的用法(文明铺)：

(30) 我圌想吃饭了(我很想吃饭了)。

(31) 其圌不听话(他根本不听话)。

“全”的用法(肖家村)：

(32) 我全想吃饭了(我很想吃饭了)。

(33) 你全不懂事(你根本不懂事)。

“圌”的词理是“圆、整个”。“圌、全”的共同特点都是由表“满、全、整个”意思的总括副词进一步虚化而来的。

综上所述，“连”由“整个、全部”义虚化而来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与其他语气副词的演变有着共同的语义基础，并

具有相同的虚化机制。

5 结语

普通话“连……都”句式中的标记焦点助词“连”和湘语“连不”句式中的语气副词“连”经历了不同的语法化过程。起初，动词“连”是“连接”之义，随着语义的泛化、句法位置的改变，形成了两种句法格式，分别为V+V+(O)格式与V+O+V格式。V+V+(O)格式是方式副词“连”形成的必要语法环境。方式副词形成后，其“连续”义进一步虚化，“连”具有了“布满、充满、整个”的引申义，“连”在主观化的作用下，在否定句的环境中，形成了语气副词“连”。语气副词“连”是方式副词“连”进一步虚化的结果。V+O+V格式是助词“连”形成的必要语法环境。随着次要动词的逐步虚化，介词“连”形成了。然后，随着“连”前成分的隐含或消失，语义的泛化，表强调的“连……都”格式也出现了，助词“连”就形成了。通过“连”的语法化历程的研究，证明了湘语中的“连不”句式不是普通话中“连……都”句式的地域变体，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句式。

参考文献:

- [1] 罗耀华. “连”字句法、语义与语用制约因素考察 [J]. 汉语学报, 2002(5):18.
- [2] 刘坚, 曹广顺, 吴福祥.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J]. 中国语文, 1995(3):161-169.
- [3] 蔡国妹. 闽语莆仙方言“乞”的后期演化 [J]. 汉语学报, 2016(4):71-78.
- [4]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
- [5] Langacker R W. Subjectifica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0(1):1-38.
- [6] Traugott E C.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C] //Stein, Wright(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7] 杨荣祥.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